

浅谈菊花与文人墨客们的人文情怀

■张鹤龄

菊花与梅、兰、竹并称为四君子，菊花更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们种植、欣赏、歌赋、描绘的对象。菊花一身傲骨，不与百花争艳，独立九秋，顶风凌霜，不惧严寒，默默怒放，暗香轻溢。

自从得到晋代陶渊明的青睐后，菊花便成了“花中隐者”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这句诗表达了陶渊明与世无争、淡泊、恬淡自处的处世态度、也表达了他那高洁的品格。在唐代黄巢的诗中，菊花更是斗士，《不第后赋菊》中写：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此诗把菊花比做披上铠甲的勇(斗)士，赋予了菊花英雄气魄，表达了诗人不畏强权，敢于斗争的豪情壮志与英雄气概。宋代的郑思肖，他是画家，也是诗人，他写有一首《寒菊》：“花开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篱趣未穷。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这首咏物诗，通过写寒风中的菊花，宁可在枝头上凋谢，也不曾被凛冽的寒风吹落，比喻诗人对故国的忠贞，和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。而在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中：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菊花则成了词人抒发情感的对象，其中“人比黄花瘦”一句可谓是整首词的点睛之笔，她把自己与秋风中羸弱

瘦长的菊花花瓣做对比，衬托自己因深切思念丈夫，而憔悴清瘦的身形，表达了她无尽的孤独与哀愁感伤……

陈毅元帅也有一首《秋菊》诗：“秋菊能傲霜，风霜重重恶。本性能耐寒，风霜其奈何。”此首诗借菊喻人，借物抒情言志，讴歌了我们中国人不屈不挠，坚韧不拔的顽强品格和浩然正气。

菊花是历代画家所欣赏和经常描写的对象，画家们通过画菊花所表达出浓郁的人文情怀。

明代的大书画家徐渭有一幅《菊竹图》为他的代表作之一，画面中一株菊花，配上小竹子和一些荒凉的杂草，还有他题的诗句：“身世浑如泊海舟，关门累月不梳头。东篱蝴蝶闲来往，看写黄花过一秋。”画中笔墨恣肆，表达了徐渭豪放的大写意风格，画中菊花虽有凋谢之感，但依然是傲骨挺立……于无声中表达了他晚年凄苦无依的境遇，也表达了他不流世俗而倔强的品格，这幅作品笔精墨妙，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。

近现代国画大师吴昌硕也画过许多菊花，他笔下的菊花，有时配上竹子或石头，用笔老辣，他经常采用对角线构图，构图可谓别具一格，用笔极具金石味儿，线条凝练道劲，刚柔并济，墨色浓淡干湿互相映衬。他笔下的菊花意境深远，格调不



郭书仁 秋风独延年

俗，我们通过看他画的菊花，仿佛看到了他的一身傲骨，和他大气、淡泊的特点。

现代已故大写意画家刘荫祥先生，一生也画了很多幅菊花，我看过不少他的作品，他笔下的菊花落笔大胆，笔法老辣、画风大气、简练、雅致、颇具个性、不落俗套……他在画上落款题有句子：“生不逢时靠自强，深秋时节成花王。”他那饱含深情的作品，能激励无数读者奋发图强，鼓舞

人昂扬斗志，同时也能看出刘先生有一种，不向困难低头，自强不息的个性。

当代书法家漆钢先生，在闲暇时也创作诗词和国画，他笔下的诗词和画的格调还不低，我见过他画的两幅菊花，菊花花头画得生动多姿，他的画以书法用笔，用笔劲健而灵动，用色艳而不俗，画中透露着浓浓的书卷气，从画面中可以看出漆先生有一种人淡如菊的品质。

历代画菊花的画家还有很多，如宋代的赵昌、黄荃……南宋的宋绍宗、明代的沈周、唐寅、吕纪、陈淳……清代的郑板桥、朱耆、石涛、恽南田、李鱓、金农、任伯年……近现代的齐白石、潘天寿、朱屺瞻、王雪涛……现代的贾平西、贾宝珉、郭书仁、霍春阳、何水法……他们笔下的菊花，风格迥异，各有千秋，各具个性。

菊花坚韧不拔、一身傲骨、不惧严寒不惧风霜，不向恶劣的环境屈服，菊花还象征着吉祥长寿，菊花还可以寄托对亲人的思念。菊花是君子、是隐士、是斗士，文人墨客们用诗词、歌赋、书法、画画等不同方式，向人们诠释了爱菊、慕菊、惜菊、赏菊的情怀，菊花也成了象征文人墨客们气节的一种独特的人文情怀，更是文人墨客们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。

(作者系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

读罢推窗数落花——《求鼎斋类稿》读后

■胡磊春

近日在文先国新著《求鼎斋类稿》书里悠游。

是书为文先生个人的第三部专著，当代著名学者刘涛先生题签。文事皆结集于近十年来刊发于国内各类报纸杂志文章。既有艺术随笔、记游散文，又有文史评论、鉴赏小品等文体，足见文先生广博的学识和娴熟的文笔。古代文士穷其一生的追求，不外乎“刻部稿、讨房小、取个号”。文先国，轻松一生，玩玩而已，即达彼岸。他自号“求鼎斋主”，出版艺文著作三部(《求鼎斋文稿》《求鼎斋丛稿》《求鼎斋类稿》)，暮年又续娶小师母，得古人之全，可谓至人生圆满之境。

说文先生是家乡文化的守望者，文博事业的开拓者，文史资料的探访者，此话一点不为过。其新著《求鼎斋类稿》25万字，大篇幅着墨于进贤的人、事、地方故事，他如数家珍，娓娓道来。如书中《戴叔伦·栖贤山·润陂桥》，他把三者紧密联系，形成了丰满的地域文化解说；《明清两代进贤区域书院事略》文中，他厘清了历史上进贤九大书院的来龙去脉，让读者对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个直观认知；在《中国工匠画家王有彬》(进贤县泉岭乡人)文中，他把王有彬身贫志坚的艺术殉道者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。读他文章，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：人物在他笔下活化，事件在他讲述上明晰，史实在他爬梳中闪烁光芒，也鉴照出他作为一个文博工作者职责坚守，对艺事的热爱，对家乡文化的桑梓情怀。你看，他那过早苍白的一头银发，不就是青灯黄卷，寂寞书香的岁月观照吗？

平素阅读会心时，我也有写一些文史小品的冲动，下笔时又感叹家乡文史资料之匮乏。既无史料可旁征博引，又无实物可确凿证实，实在愧对“千年古县”这一称号。文先国新作《求鼎斋类稿》无疑是进贤人文履痕的解读者与引领者。在《进者，贤也》文中，他考证家乡从“鍾陵”而称“进贤”的由来，让我们避免了身在家乡不至于不知家乡事的尴尬；在《三件瓷板画像》中，他年轻时看到过江子彬瓷板画像，暮年不忘而力求探踪其人行迹。(按：江子彬，生于清中期，进贤县民和镇常湖江家人，曾是当时鍾陵〈进贤〉首富，事迹不见县志、族谱载录。唯有1948年原江西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车鞠为江晚年瓷板画像题下的像赞，留下一点雪泥鸿爪，“资财积累冠鍾陵，生平事多善迹”。其他史迹一概无存)。文先生虽多年苦访，终难把江子彬资料梳理清晰，给后人留下了一丝遗憾，一段悬念。我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加上亲属中有常湖江姓人氏，故“江子彬”这个人物引起了我最浓厚的兴趣，毅然决定接过这手接力棒，把历史上这个善举人物梳理下去，还他历史真面目，也算是对进贤文化拾遗补阙做出点应有的贡献。当然，他在《我在军山湖畔讲故事》也抛出了一个引子，军山湖作为进贤全国县域最大的内湖，人文渊源，风光旖旎，孕育出无数人文史迹、自然景观等方面的创作素材，我们也可以从文师未讲的角度讲军山湖故事，为家乡文化振兴，助推文化活县发展，这该是此书抛砖引玉的价值体现。

文先生自信且颇为自负，从是书邹农耕兄《以文立爱》序言中有生动刻画：“我说谁行，他就肯定行。不信，过几年再看”。他认可的人与事，不容他人质疑与辩驳。读书亦是如此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《也说学者与副刊》中，他以历代文艺雅集为例：兰亭雅集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《兰亭序》，滕王阁盛宴造就了千古名篇《滕王阁序》，西园聚会产生了艺术名画《西园雅集图》画卷，惠山品茶会绘就了《惠山茶会图》画卷。艺文自古不分家，他由艺推文，好的报纸副刊，不但自己会成为一个文化品牌或符号，也会为投稿者成长铺就治学大道。如其文中所说：“为什么一份报纸的副刊办得好能够成就著名学者？我以为这之间有着双向的互动与互利关系。但凡报纸副刊，都有一个自身文化趣味和艺术导向的基本定位。这个定位的品质，决定了这个副刊的高度。因此，无论是编者还是作者，都能在其中受益。”“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如果他没有一个好的报纸副刊，这张报纸也就不能吸引高质量的读者群，这个地方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好像屹立不起来。”由此我想到，地方文化主政者读到他这篇文章，会有所启迪，有点触动吗。

百尺高楼临水居，一盏萤灯夜读书。文先生勤奋善读，朋友圈有口皆碑。日日沉浸在青灯黄卷，寂寞的书香小斋氛围里，他乐此不疲，晨昏不分。谱牒上简略的一点琐记，墓志铭里的数句话语，甚至一副楹联、一方砚石，他都能奋笔疾书，妙手成文。他利用清康熙三里乡健武《胡氏宗族》

和光绪二塘乡官溪、大鹄源《胡氏宗族》资料洋洋洒洒写下两三万字的《健武官溪大鹄源，信江文脉一线牵》——谈进贤《胡氏宗谱》中的文化人物和“八景诗”的价值长文，把隐没于古籍典册里的进贤信江流域胡氏文化人物及诗文梳理出来，凸显他们的历史价值，展示了其作为文化遗产学者的责任与社会担当；一方明代万历年间兵部尚书熊明遇之母王太孺人墓石的发现，经他数次拜访考察成文《明封熊母王太孺人墓石情况及其史料价值》，为国内外研究进贤北山(1956年划归南昌县泾口乡管辖)熊明遇、熊人霖家族史迹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；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正厅一副“愿我三教通一管，与君四德治五经”大红洒金对联，让他敬佩不已，慨叹之余，也意气风发，品头论足，从撰联意境、书法艺术、寓含哲理三个方面入手，写成鉴赏美文《愿我三教通一管，与君四德治五经》。书中此类文体很多，不一而足，还请诸君移步书里寻一份畅阅后的欣然之趣。

文先国涉猎很广。他爱文玩喜鉴赏，闲时写就《一根收藏的标杆》；他看风景触动心怀，信手拈来《我们，诗意地栖居》；他是“吃货”，自诩为最懂得乡野天然食材吃法的美食家；他爱游历，做的是无所顾忌说走就走的旅行；他也很可爱，认准的事理，错的也是对的，事后弄得自己颇为尴尬也无悔；他爱发喇(进贤话，意为“说泡”)，一言既出，惹得满堂哄笑；他喜欢打哈哈，遇到不便明说的事理，他就哈哈又哈哈地敷衍带过，透露出世俗的圆滑。这些情状，书中尽可寻味一二。